水滸傳（70回本)/第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上一回

水滸傳（70回本)
第十四回　吴学究说三阮撞筹　公孙胜应七星聚义
作者：施耐庵

下一回

【总批：《水浒》之始也，始于石碣；《水浒》之终也，终于石碣。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，固也。然前乎此者之石碣，盖托始之例也。若《水浒》之一百八人，则自有其始也。一百八人自有其始，则又宜何所始？其必始于石碣矣。

故读阮氏三雄，而至石碣村宇，则知一百八人之人《水浒》，断自此始也。

阮氏之言曰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”嗟乎！意尽乎言矣。夫人生世间，以七十年为大凡，亦可谓至暂也。乃此七十年也者，又夜居其半，日仅居其半焉。

抑又不宁惟是而已，在十五岁以前，蒙无所识知，则犹掷之也。

至于五十岁以后，耳目渐废，腰髋不随，则亦不如掷之也。中间仅仅三十五年，而风雨占之，疾病占之，忧虑占之，饥寒又占之，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，成套穿衣服，大碗吃酒，大块吃肉者，亦有几日乎耶！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！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，深致叹焉：曰“立地太岁”，曰“活阎罗”，中间则曰“短命二郎”。嗟乎！生死迅疾，人命无常，富贵难求，从吾所好，则不著书，其又何以为活也。

加亮说阮，其曲折迎送，人所能也；其渐近即纵之，既纵即又另起一头，复渐渐逼近之，真有如诸葛之于孟获者，此定非人之所能也。故读说阮一篇，当玩其笔头落处，不当随其笔尾去处，盖读稗史亦有法矣。】

话说当时吴学究道：“我寻思起来，有三个人义胆包身，武艺出众，敢赴汤蹈火，同死同生。只除非得这三个人，方才完得这件事。”晁盖道：“这三个却是甚么样人？姓甚名谁？何处居住？”吴用道：“这三人是弟兄三个，
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，【此书始于石碣，终于石碣，然所以始之终之者，必以中间石碣为提纲，此撞筹之旨也。】日尝只打鱼为生，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。本身姓阮。弟兄三人：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，【妙。○合弟兄三人浑名，可发一叹。盖太岁，生方也；阎罗，死王也；生死相续，中间又是短命，则安得又不著书自娱，以消永日也。】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，【妙。】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。【妙。○小七是七，小二小五合成七，小五唤做二郎，又独自成七，三人离合，凡得本个七焉，筹亦三七二十一，为少阳之数也。○一百八人必自居于阳者，明非阴气所钟也，而必退处于少者，所以尊朝廷也。】这三个是亲兄弟。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，与他相交时，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，【非骂文人也，正自表此书，在无文墨处结撰停当，然后发而为文墨，读者定不当以文墨求之也。○应知世间盖天盖地奇书，皆从不通文墨处来。】为见他与人结交，真有义气，是个好男子，因此和他来往。今已好两年不曾相见。若得此三人，大事必成。”晁盖道：“
我也曾闻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，只不曾相会。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，何不使人请他们来商议？”吴用道：“著人去请他们，如何肯来。【又道是不通之人，却又如许自爱其鼎，嗟乎！今世之通文墨者，又何其营营于人之门户，驱之而犹不欲去也。】小生必须自去那里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们入伙。”晁盖大喜道：“
先生高见【二字赞得妙，盖深以礼贤下士为急务也。】几时可行？”吴用答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只今夜三更便去，明日晌午可到那里。”晁盖道：“最好。”当时叫庄客且安排酒食来吃。吴用道：“北京到东京也曾行过，只不
知‘生辰纲’从那条路来；再烦刘兄休辞辛苦，连夜入北京路上探听起程的日期，端的从那条路上来。”刘唐道：“
小弟只今夜也便去。”吴用道：“且住。他生辰六月十五日，如今却是五月初头，尚有四五十日。等小生先去说了
三阮弟兄回来，那时却教刘兄去。”【此一段非闲文，乃特为公孙胜来作地也。○后公孙来了，刘唐便不复去，文中竟不说明，有疏密互见之妙。】晁盖道：“也是。刘兄弟只在我庄上等候。”

话休絮烦。当日吃了半晌酒食。至三更时分，吴用起来洗漱罢，吃了些早饭，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，穿上草
鞋。晁盖、刘唐，送出庄门。吴用连夜投石碣村来。行到晌午时分，早来到那村中。吴学究自来认得，不用问人
，来到石碣村中，迳投阮小二家来，来得门前，看时，只见枯桩上缆著数支小渔船，疏篱外晒著一张破鱼网，倚
山傍水，约有十数间草房。【写来入画。】吴用叫一声道：“二哥在家么？”只见阮小二走将出来，
【看他兄弟三人，逐个叙出，有山断云连，水斜桥接之妙。】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旧衣服，赤著双脚，
出来见了是吴用。慌忙声喏，道：“教授何来？甚风吹得到此？”吴用答道：“有些小事，特来相浼二郎。”阮小二
道：“有何事？但说不妨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自离了此间，又早二年。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。他要办筵席，用著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，因此特地来相投足下。”阮小二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，却说
。”【写小二机扣不远处。妙绝。】吴用道：“小生的来意，也正欲要和二郎吃三杯。”【吴用说三阮，只用一个顺他性格，顺他口语之法，一篇皆然，盖深得控御豪杰之术者也。】阮小二道：“隔湖有几处酒店，我们就在船里荡将过去。”吴用道：“最好；也要就与五郎说句话，不知在家也不在？”【看他如此去，并不着意要见五郎，下文叫七哥二字亦然，只如无心中说闲话，遇闲人也者，此史公叙事这法也。】阮小二道：“我们一同去寻他便了。”

两个来到泊岸边，枯桩上缆的小船解了一支，【如画。】便扶著吴用【如画。】下船去了。
树根头【如画。】拿了一把划揪，只顾荡，早荡将开去，望湖泊里来。正荡之间，只见院小二把手一招，【生于斯者习于斯，则或从密树中，或从沙咀上，或从破屋角头，或从大水中央，每每眼明手快，见而招之矣。若夫初来生客，目光不定，则人在树中，与树一色，人在沙上，与沙一色，人在屋角，与屋一色，人在水中，与水一色，其乌乎知此中有人来，无人来者乎？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者，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抬耳。文笔细妙入神，视夫直书云只见阮小七划出一只般来者，真有金粪之别也。亦无他法，只是逐半句写耳。】叫道：“七哥，曾见五郎么？”【看他如此来。○上文自说寻五郎，此处却选取遇七哥，离奇错落，纵横霍跃，真行文妙诀也。】吴用看时，只见芦苇中摇出一支

船来。那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，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，腰系著一条
生布裙，把那支船荡著，问道：“二哥，你寻五哥做甚么？”吴用叫一声：“七郎，【不用小二答。】【眉批：此回看他四个人问答不接处，如问小二，却是吴用答，都要算其神理。】小生特来相央你们说话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教授恕罪。好几时不曾相见。”吴用道：“一同和二哥去吃杯酒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小人也欲和教授吃杯酒，【二句与前倒转，法变。】只是一向不曾见面。”【只是二字，不通之极。非不通文墨也，胸中有无数相思相爱，而口中不能宣通之也。便也出阮小七郁勃可爱。】

两只船厮跟著在湖泊里。不多时，划到个去处，团团都是水，高埠上七八间草房。阮小二叫道：“老娘，【突然叫声老娘，令人却忆王进母子也。○试观王进母子，而后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斯言为不诬也。三阮之母，独非母乎？如之何而至于有三阮也？积渐既成。而至于为黑旋风之母，益又甚矣。其死于虎，不亦宜乎！凡此等，皆作者特特安排处，读者宜细求之。】五哥在么？”那婆婆道：“说不得！鱼又不得打，【此五字乃通篇之纲，却在其母口中提出。】连日去赌钱，输得没了分文，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【特写三阮之为三阮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母之纵之者久矣。】出镇上赌去了！”阮小二笑了一声，便把船划开。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：“哥哥正不知怎地，赌钱只是输，却不晦气？——莫说哥哥不赢，我也输得赤条条地！”【人知此句随手生发，不知此句随手省去。】吴用暗想道：“中了我的计了。”

两只船厮并著投石碣村镇上来。划了半个时辰，只见独木桥边，一个汉子，把著两串铜钱，【不必赢，所以赢者，为请吴用地也。】下来解船。【如画。】阮小二道：“五郎来了！”吴用看时，但见阮小五斜戴著一顶破头巾，鬓道插朵石榴花，【恐人忘了蔡太师生辰日，故闲中记出三个字来。】披著一领旧布衫，露出胸前刺著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，【史进、鲁达、燕青、遍身花绣，各有意义。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绣，盖寓言胸中有一段垒块，故发而为水浒一书也。虽然，为子不见亲过，为臣不见君过，人而至于胸中有一段垒块，吾甚畏夫难乎为其君父也。谚不云乎：虎生三子，必有一豹。豹为虎所生，而反食虎，五伦于是乎附地矣。作者深恶其人，故特书之为豹，犹楚史之称梼杌也。呜呼！谁谓稗史无劝惩哉！○前文林冲称豹子头，盖言恶兽之首也。林冲先上山泊，而称为豹子头，则知一百八人者，皆恶兽也，作者志在春秋，于是乎见矣。】里面匾
扎起裤子，上面斗著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。吴用叫一声道：“五郎，得采么？”【问自问。】阮小五道：“
原来却是教授。【答自答，各不对，错错落落，离离奇奇。】好两年不曾见面。我在桥

上望你们半日了。”【倒互一句妙，便于无字处，隐现出一段情景。】阮小二道：“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，老娘说道，出镇上赌钱去了，因此同来这里寻你。且来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。”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，跳在舱里，捉了桨楫，只一划，三支船厮并著。划了一歇，三支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。【非写石碣村景，正记太师生辰，皆草蛇灰线之法也。】三支船都缆了，扶吴学究上了岸，入酒店里来，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。阮小二便道
：“先生，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，请教授上坐。”【既推教授上坐，又言休怪粗俗，只二句，写出野人不通文墨情性。】吴用道：“却使不得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哥哥只顾坐主位。请教授坐客席。我兄弟两个便先坐了。”【快人快语，固也，然又须看他细针婉线，是对小二说者，便把弟兄三人，分作两段也。】吴用道：“七郎只是性快！”【只是顺他性格法。○七郎真是快士。】四个人坐定了，叫酒保打一桶酒来。店小二把四支大盏子摆开，铺下四双筋，放了四盘菜蔬，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。阮小七道：“有甚么下口？”小二哥道：“新宰得一头黄牛，花糕也似好肥肉！”阮小二道：“大块切十斤来。”阮小五道：“教授休笑话，没甚孝道。”吴用道：“倒也相扰
，多激恼你们。”阮小二道：“休恁地说。”【眉批： 读此文时切记小二、小五、小七等字样，便如鸠摩罗什与人奕棋，其间道处都成龙凤之形。】催促小二哥只顾
筛酒，早把牛肉切做两盘，将来放在桌上。阮家三兄弟让吴用吃了几块便吃不得了。那三个狼餐虎食，吃了一回
。【写。】

阮小五动问道：“教授到此贵干？”阮小二道：【问教授，小二答，写得错落。】“教授如今在一个大
财主家做门馆教学。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。要重十四五斤的，【眉批： 要十四五斤大鱼是第一段。】特来寻我们。”阮小七道：“若是每尝，要三五十尾也有，莫说十数个，再要多些
，【既说三五十尾，又说再要多此，写不通文墨人口中，杂沓无伦，摹神之笔。○又见他老大懊愤处。】
我兄弟们也包办得；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！”阮小五道：“教授远来，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多有银两在此，随算价钱。只是不用小的，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。”阮小七道：“教授，却没讨处。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够；【渐紧。】须要等得几日才得。你的船里有一桶小活鱼，就把来吃些。”【文势突兀，有若神变。○本是渔家，却单吃牛肉，失本色矣，故突然插入此句。虽然，此但论花色也，若以行文之法论之，则吴用故意要十四五斤者，小五只许五六斤者，吴用又固

要十四五斤者，小七便连五六斤者亦道难得，文势至此，渐紧矣，故忽然肆此一法漾开去，且图布局宽转矣。】阮小七便去船内取将一桶小鱼上来，
约有五七斤，自去灶上安排，盛做三盘，把来放在桌上。阮小七道：“ 教授，胡乱吃些个。 ”

四个又吃了一回，看看天色渐晚。吴用寻思道：“ 这酒店里须难说话。.....今夜必是他家权宿，到那里却又理会。 ”阮小二道：“ 今夜天色晚了，请教授权在我家宿一宵，明日却再计较。 ”吴用道：“ 小生来这里走一遭，千
难万难，【好。○一句。】幸得你们弟兄今日做一处。【好。○二句。】眼见得这席酒不肯要小生
还钱。【好。○三句。】今晚，借二郎家歇一夜，小生有些银子在此，相烦就此店中沽一瓮酒，买些肉，
村中寻一对鸡，夜间同一醉，如何？ ”阮小二道：“ 那里要教授坏钱。我们弟兄自去整理，不烦恼没对付处。 ”吴用道：“ 迳来要请你们三位。若还不依小生时，只此告退。 ”阮小七道：“ 既是教授这般说时，且顺情吃了，却再理会。 ”吴用道：“ 还是七郎性直爽快。 ”【顺他性格，固也，然写七郎，亦实实写得可爱。】吴用取出一两银
子付与阮小七，就问主人家沽了一瓮酒，借个大瓮盛了；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，一对大鸡。阮小二道：“ 我的酒钱一发还你。 ”店主人道：“ 最好，最好。 ”【细。○小二之为小二，与村店之为村店，俱比不得鲁达之于潘楼，动便记赊账也。】

四人离了酒店，再下了船，【细。】把酒肉都放在船舱里，【细。】解了缆索，【细。】迳划将开去，一直投阮小二家来。到得门前上了岸，把船仍旧缆在桩上，【细。】取了酒肉，
【细。】四人一齐都到后面坐地，便叫点起灯来。原来阮家兄弟三个，只有阮小二有老小；阮小五，阮小七都
不曾婚娶。四个在阮小二家后面水亭上坐定。阮小七宰了鸡，【小二家自有阿嫂，却偏要小七动手宰鸡，何也？要写小七天性粗快，杀人手溜，却在琐屑处写出，此见神妙之笔也。】叫阿嫂同讨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。
约有一更相次，酒肉都搬来摆在桌上。

吴用劝他兄弟们吃了几杯，又提起买鱼事来说道：【九字句。】“ 你这里偌大一个去处，却怎地没了
这等大鱼？ ”【看此句紧入，便信前文一桶小鱼句之妙。】【眉批：追问为何打不得鱼

是第二段。】阮小二道：“实不瞒教授说，这般大鱼只除梁山泊里便有。【忽入梁山泊，有惊蛇脱兔之能。】我这石
碣湖中狭小，存不得这等大鱼。”吴用道：“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，相通一脉之水，如何不去打些？”【看他逼入去，恶极。】阮小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休说！”【只二字。】吴用又问道：“二哥如何叹气？”【恶极，又逼入。】阮小五接了说道：【二个接了说道，非写后人性急，乃深写前人气愤也。】“教授不知，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，如今绝不敢去！”【不说完。】吴用道：“偌大去处，终不成官司禁打鱼鲜？”【又用一逼入这法。】阮小五道：“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！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！”【又不说完。】吴用道：“既没官司禁治，如何绝不敢去？”【只管逼入去。】阮小五道：“原来教
授不知来历，且和教授说知。”【又不说。】吴用道：“小生却不理会得。”阮小七接著便道：【不五要和教授说知，却提起即恼，故又不说，却用小七接着说也。】“这个梁山泊去处，难说难言！【四字不通文墨之极，盖难说即难言也，难言即难说也，而必重之，不通极矣，然吾每见今之以文名世者，亦止用叠床架屋子一法，则何也？】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，不容打鱼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却不知。原来如今有强人？
我那里并不曾闻说。”阮小二道：“那伙强人：【是一等题目。】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，唤做白衣秀士王伦；第二个叫做摸著天杜迁；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。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，现在李家道口开酒店，专一探听
事情，也不打紧；如今新来一个好汉，【另是一等匙。】是东京禁军教头，甚么豹子头林冲，十分好武艺。——这几个贼男女聚支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，抢掳来往客人。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。如今泊子里把住了，
绝了我们的衣饭，因此一言难尽！”吴用道：“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。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？”阮小五道：“如今
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；但一声下乡村来，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，又要盘缠打发他！【千古同悼之言，水浒之所在作也。】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！那里敢下乡村来！【作者胸中悲愤之极。○一路痛恨强人，乃说到官司，便深感之，笔力飘忽夭矫之极。】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，都吓得屎尿齐流，怎敢正眼儿看他！”阮小二道：“我虽然不打得大鱼，也省了若干科差。”【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。】吴用道：“恁地时，那厮门倒快活？”【快活二字忽然倒插而入，笔力矫健火飙悍之极。】【眉批：那厮们倒快活是第三段。】阮小五道：“他们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司；论秤分金银，异
样穿紬锦；成瓮吃酒，大块吃肉：如何不快活？我们弟兄三个【劈插成六个字，并不从吴用口中来。】空有一身本事，怎地学得他们！”【自来了。○怎地二字，有问计之辞。

】吴用听了，暗暗地欢喜道：“ 正好
用计了。 ”

阮小七说道：“ ‘ 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！ ’【八字是弟兄三人立号之意。】我们只管打鱼营生，学得他
们过一日也好！ ”【一日之奇者，如做得一日神仙，虽死无憾，为绝倒也。】吴用道：“ 这等人学他做甚么！【他三个不来，便只管逼上去，他三个来了，便倒漾开去，行文神变之极。】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，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了？倘或被官司拿住了，【又挑出官司二字，以决其心。】也是自做的罪。 ”阮小二道：“ 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，一片糊涂！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！【千古同叹，只为确耳。】我兄弟们不能快活，【正入前文快活二字玄中。】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，也去了罢。 ”【四字说得迅疾。】阮小五道：“ 我也常常这般思量：【接一句，藏下生平无数心事，不描已见。】我弟兄
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。谁是识我们的！ ”【另自增出识我二字，又加一倍精采。○前只说得官司糊涂，及快活不快活等语，见豪杰悲愤，此增出识我二字，见豪杰肝肠，必不可少也。】吴用道：“ 假如便有识你们的，你们便如何肯去。 ”【眉批： 有识你的是第四段。】阮小七道：“ 若是有识我们的，【中心藏之之语。】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！
若能
够见用得一日，便死了开眉展眼！ ”吴用暗暗喜道：“ 这三个都有意了。我且慢慢地诱他。 ”又劝他三个吃了两巡酒。【不惟照顾吃酒，有草蛇灰线之法，且又得一宽也。】

吴用又说道：“ 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？ ”【换一头，用反跌法起。】阮小七道：“ 便捉得他
们，那里去请赏？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。 ”【定是小七语，小二、小五说不出，爽快奇妙不可言。】吴
用道：“ 小生短见，【也入梁山撞筹，是主句；敢上梁山捉贼，是宾句。初亦为主句不好便说，故先用一宾句也。然既用宾句跌过，则宜直入主句矣，然其言毕竟是口重语，不好便说，故又特用短见二字自责过，然后出下语，作者真有抠心呕血之苦也。】假如你怨恨打鱼不得，也去那里撞筹，却不是好？ ”【眉批： 也入梁山是第五段。】阮小二道：“ 老先生，【老先生叫得妙，说心话时，每有此称。】你不知我弟兄
们几遍商量，要去入伙。【藏下无数生平心事，不描已见。】听得那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下人【明明照出杜迁、宋万、朱贵三人在外。】都说道他心地窄狭，安不得人，前番那

个东京林冲上山，呕尽他的气。【此顺前照限林冲，后照併王伦，有左顾右盼之妙。】王伦那厮不肯胡乱著人，因此，我弟兄们看了这般样
，一齐都心懒了。”【一齐都三字妙，活写出商量时。】阮小七道：“他们若似老兄这等康慨，爱我弟兄们便好。”【小七语，天然不从小二、小五口中出。○老兄、老先生，皆极亲昵之后也。】阮小五道：“那王
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，我们也去了多时，不到今日。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！”【此顺正写心肯之极。】吴用道：“量小生何足道哉，【小生二字一接何足道哉一顿，奇笔妙笔。】如今山东河北多少英
雄豪杰的好汉。”【说山东，带河北，已伏庐员外矣。】阮小二道：“好汉们尽有，我弟兄自不曾遇著！”【千古同悼之言。】吴用道：“只此闻【三字说者口快，听者眼明。】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，你们
曾认得他么？”【疾入。】【眉批： 出晁盖是第六段。】阮小五道：“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盖么？”【疾入。】吴用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阮小七道：“虽然与我们只隔得百十里路程，缘分浅薄，闻名不曾相会。”吴用道：“这等一个仗义疏财的好男子，如何不与他相见？”【此句不是反跌，只是又图一宽耳。】阮小二道：“我弟兄们无事，也不曾到那里，因此不能 够与他相见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。【此句村学二字，与前大财主家做门馆字，不相顾应，待三阮之法也。】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，特地来和你们商议，我等就那半路
里拦住取了，如何？”【奇绝之笔，不图至此又出一奇也。】【眉批：反劫晁盖是第七段。】阮小五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：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，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，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。”【水浒一百八人人品心术，尽此一言，然则梁中书之被劫，岂足惜哉！】吴用道：“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，原来真个惜客好义！【我只道三字，原来真个四字，都是顺他性格，顺他口气语，锁住一篇奇文，锁住三位好汉，皆仗此言。】我对你们实说，【有次序，历历落落。】果有协助之心，我教你们知此一事。【有次序，历历落落。】我如今见在晁保正庄上住。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，特地教我来请说话。”【其辞未毕。】阮小二道：“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没半点假！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，有心要带挈我们？
【句。○敢有，妙。】一定是烦老兄来。【句。○一定，妙。】若还端的有这事，【句。○若还，妙。】我三个若拾不得性命相帮他时，残酒为誓，教我们都遭横事，恶病临身，死于非命！”【数语淋淋沥沥，日在天之上，心在人之内。】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著脖项，道：“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！”【拉杂如火，使读者增长义气。】吴用道：“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。【又自责一句，真正设身处地而后作也。】【眉批：方出正意是第八段。】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！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

十五日生辰。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，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。今有一个好汉，姓
刘，名唐，特来报知。如今欲要请你去商议，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，大家图个一世快活
；因此，特教小生，只做买鱼，来请你们三个计较，成此一事。不知你们心意如何？”阮小五听了道：“罢！罢！”叫道：“七哥，我和你说甚么来？”【罢罢只二字，忽插入叫道二字作叙事，然后又说出九个字来，却无一字是实，而能令读者心前眼前，若有无数事情，无数说话，灵心妙笔，一至于此。】阮小七跳起来道：“一世的指望，【妙语。】今日还了愿心！【妙语。】正是搔著我痒处，【妙语。】我们几时去？”【五字天生是小七语，小二、小五不说。】吴用道：“请三位即便去来。明日起个五更，一齐都到晁天王庄上去。”阮家三弟兄大喜。当夜过了一宿。

次早起来，吃了早饭，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，跟著吴学究，四个人离了石碣村，拽开脚步，取路投东溪村
来。行了一日，早望见晁家庄。只见远远地绿槐树下，晁盖和刘唐在那里等，【夏景。】望见吴用引著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树前，两下都厮见了。晁盖大喜道：“阮氏三雄，名不虚传！且请到庄里说话。”六人俱从庄外入
来，到得后堂分宾主坐定。吴用把前话说了。晁盖大喜，便叫庄客宰杀猪羊，安排烧纸。阮氏三弟兄见晁盖人物
轩昂，语言洒落，三个说道：“我们最爱结识好汉，原来只在此间。今日不得吴教授相引。如何得会！”三个弟兄
好生欢喜。当晚且吃了些饭，说了半夜话。【要知半夜所说，只是闲话。若云商量此一件事，则岂有豪杰举事，只管商量者哉！】

次日天晓，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，香花灯烛，摆了夜来煮的猪羊、【夜来煮的，细妙，赖此四字，遂不犯次日天晓字也。】烧纸。众人见晁盖如此志诚，尽皆欢喜，个个说誓道：“梁中书在北京害民，诈得钱物，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。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。我等六人中，但有私意者，天诛地灭。神明鉴察。”六人都说誓了，烧化纸钱。

六筹好汉【提出六筹二字，然后接出公孙胜。】正在堂后散福饮酒，只见一个庄客报说：“门前有个
先生要见保正化斋粮。”晁盖道：“你好不晓事；见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。你便与他三

五升米便了，何须直来问我
？”【闲闲写去。】庄客道：“小人把米与他，他又不要，只要面见保正。”晁盖道：“一定是嫌少，你便再与他三二斗米去。你说与他：‘保正今日在庄上请人吃酒，没工夫相见。’”【闲闲写去。】庄客去了多时
，只见又来说道：“那先生，与了他三斗米，又不肯去，自称是一清道人，不为钱米而来，只要求见保正一面。”
晁盖道：“你这厮不会答应！便说今日委实没工夫，教他改日却来相见拜茶。”【只是闲闲写去，再不肯合缝。】庄客道：“小人也是这般说。那个先生说道：‘我不为钱米斋粮，闻知保正是个义士，特求一见。’”晁盖道
：“你也这般缠！全不替我分忧！他若再嫌少时，可与他三四斗去，何必又来说？我若不和客人们饮时，便去厮见一面，打甚么紧。你去发付他罢，再休要来说！”【偏不合缝，奇笔恣墨。】

庄客去了没半个时辰，只听得庄门外热闹。又见一个庄客飞也似来，报道：“那先生发怒，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！”晁盖听得，吓了一惊，慌忙起身道：“众位弟兄少坐。晁盖自去看一看。”便从后堂出来。到庄门前看时，只见那个先生身长八尺，道貌堂堂，生得古怪，正在庄门外绿槐树下，一头打，一头口里说道：“不识好人！”晁盖见了，叫道：“先生息怒。你来寻晁保正，无非是投斋化缘。他已与了你米，【且不出自己。】何故嗔
怪如此？”那先生哈哈大笑道：“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，我觑得十万贯如同等闲！【逗一句。】特地来寻保正，有句话说。叵耐村夫无理，毁骂贫道，因此性发。”晁盖道：“你可曾认得晁保正么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只闻其
名，不曾见面。”晁盖道：“小子便是。【出得径快。】先生有甚话说？”那先生看了道：“保正休怪，贫道稽道。”晁盖道：“先生少礼，请到庄里拜茶，如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多感。”两人入庄里来。吴用见那先生入来，自和刘唐，三阮，一处躲过。

且说晁盖请那先生到后堂吃茶已罢。那先生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别有甚么去处可坐？”晁盖见说，便邀那
先生又到一处小小阁儿内，分宾坐定。晁盖道：“不敢拜问先生高姓？贵乡何处？”那先生答道：“贫道覆姓公孙，单讳一个胜字，道号一清先生。贫道是蓟州人氏，【北地也。】自幼乡中好习枪棒，学成武艺多般，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。为因学得一家道术，善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。贫道久闻郓城县东
溪村晁保正大名，无缘不曾拜识。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，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。未知

义士肯纳受否？”晁盖大笑道：“先生所言，莫非北地生辰纲么？”那先生大惊道：“保正何以知之？”晁盖道：“小子胡猜，未知合先生意否？”公孙胜道：“此一套富贵，不可错过！古人云：‘当取不取，过后莫悔。’保正心下如何？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一个人从阁子外抢将入来，劈胸揪住公孙胜，说道：“好呀！明有王法，暗有神灵，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！我听得多时也！”【非真有此等儿戏之事，只为每回住处，皆是绝奇险处，此处无奇险保住，故特幻出一段，以作一回收场耳，读者谅之。】吓得这公孙胜面如土色。正是：

机谋未就，争奈牕外人听；计策才施，又早萧墙祸起。

毕竟抢来揪住公孙胜的却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